



李問漁護教思想探析 以《理窟》與《續理窟》為中心

陳煥強*

自晚明天主教入華以來，明清中國天主教徒智識分子積極撰寫漢語護教著述。晚清公教作家、耶穌會士李問漁(1840-1911)生於華籍天主教徒世家，創辦天主教會報刊，筆耕不輟，著作等身。其中，護教著述以《理窟》和《續理窟》為代表。兩部著述充份反映了李氏的護教策略和思想，即寓宣揚天主教神學教義和道德倫理於引介西學、關斥儒釋道並呼籲移風易俗。這兩部護教著作豐富了漢語神學護教著作的言說風格，既是李問漁在江南傳教實踐見聞的寫照，也反映了晚清公教作家溝通中西、革新社會風貌的人文情懷。

中國基督信徒直接接觸西學，對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貢獻。近二十年間，隨着一大批漢文手稿、檔案文獻的整理，17-18世紀中國天主教徒及其護教著述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¹⁾值得注意的是，步入晚清，中國天主教徒積極參與《聖經》漢譯和教義宣揚的文字事工。上海地區天主教會出版事業尤為繁榮，天主教徒智識分子在譯介和宗教傳媒業界逐步嶄露頭角。其中，李問漁(1840-1911)即為一典型人物。作為近代著名華籍天主教神哲學家、教育家和報業先驅，他在宣揚天主教教義和護教方面建樹頗多。迄今為止，學界關於李問漁與西學研究主要關注其與天主教會報刊出版、西方政治和神哲學等西學知識的譯介。⁽²⁾繼明清之際天主教徒張星曜之後，李問漁的著述亦較為系統地反映出其護教思想。本文通過對李問漁之《理窟》和《續理窟》及其它相關著作的分析，或可窺豹一斑。

李問漁生平

李問漁生於江蘇川沙縣(今屬上海)唐墓橋鎮之沙圖村，自二世祖李天培始遷居上海縣東四牌坊。二世祖之子李永錫入贅居於南邑張江柵龔氏，育有四子，其中一子名如濱，承繼家業，遷居上海。⁽³⁾龔氏為教友之家，李永錫入贅後亦“進教”。李問漁著《理窟》自序中云：“自先祖奉教以來，業已八世。”⁽⁴⁾《李氏家乘》關於家族信教記述甚為詳細：

我族素奉天主教，其原始已不可考，迨康熙、雍正間，因時局關係，四世二房如濱公因居在申改奉佛教，其大房如渭公、三房如淵公、四房如源公原居張江柵，至今仍奉天主教。⁽⁵⁾

*陳煥強，歷史學碩士，主要從事港澳臺及海外歷史文獻、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經此訪問，徐宗澤斷定，李問漁一族信奉天主教“當在清初”。《川沙縣誌》載：“本邑人民，除多數於習慣上信仰佛教外，以天主教為最盛。”⁽⁶⁾ 李氏家中聖堂名曰“聖瑪穀堂”。建堂一百週年紀念典禮上，李問漁主禮，並撰有〈聖瑪穀堂記〉掛於堂內，是為堂史。

1852年，李問漁入徐家匯聖伊納爵公學（今徐匯公學），與馬相伯（1840-1939）為同學，都在晁德蒞（Zottoli Ange, 1826-1902）⁽⁷⁾ 門下學習。1853年至1874年間，晁德蒞出任徐匯公學校長。⁽⁸⁾ 李問漁原名浩然，至1872年校閱其導師《真教自證》時仍用該名⁽⁹⁾，其後改名為“秋”。李氏號大木齋主，字問漁，聖名勞楞佐（Laurentius）。畢業後的1862年，李問漁“棄家修道，入耶穌會”⁽¹⁰⁾，和馬相伯同為從上海耶穌會大修院招募的見習耶穌會士。1872年，李問漁晉司鐸，成為上海傳教使團的神父。1876年，馬相伯離開耶穌會，但仍與耶穌會保持密切聯繫。之後，李問漁接替他擔任徐匯公學校長，先後創辦《益聞錄》（1878）、《聖心報》（1887），並兼任兩報主編。《益聞錄》由土山灣印書館承印，是中國天主教史上最早出版發行的報刊。初為半月刊，自第11期改為週刊。1898年與《格致新報》合併為《格致益聞彙報》，即後來的“土山灣《彙報》”。李問漁去世後旋即停刊，次年推出《教務雜誌》代之。《聖心報》為教徒善會“祈禱宗會”機關報，宗旨是“禮敬耶穌聖心”，每月一期，面向全國發行。該報刊載宗教性文章和通訊，編排有“恭錄上諭”、“教皇諭旨”、“西報摘錄”、“申新兩報摘錄”等欄。他一度擔任震旦學院總教席兼哲學教授、南洋公學教師。李問漁傾注相當的心血推廣西方近代教育和科學。震旦學院乃教會學校，在學部管制之外，李氏得以開設哲學課程，編譯西書《哲學提綱》作為教材。⁽¹¹⁾

李問漁以創辦報刊、翻譯書作、力行傳教聞名清末江南天主教會。《善導報》1914年刊載悼辭，稱李氏“鐸德傳遐邇，循循善誘人；精修不知老，著作先等身。所學堪希聖，斯文總人神；

平身得意處，天國證前因。”⁽¹²⁾ 由土山灣《經書總目》和《上海慈母堂印書館經書價目表》可知，1871年至1911年間，李氏編撰、翻譯的各類書冊達七十冊⁽¹³⁾，而非原先統計的“所著十八種，所譯三十九種，所編四種”⁽¹⁴⁾。這些著述中，大部分是譯自拉丁文和法文的天主教神學書刊。翻譯《聖經》，李問漁因之被譽為“偉大的公教作家”。《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還輯錄有〈李公問漁書劄〉。⁽¹⁵⁾ 李氏終其一生，曾往上海松江、南匯、青浦和安徽陰山、建平、水東、潁州、寧國等地傳教。⁽¹⁶⁾ 李問漁身兼耶穌會教職，且為在上海天主教會機構服務的民間智識分子，興辦報業、翻譯西方人文學科著作、管理學校、兼任教職，以期實現“西學救國”之理想。

護教著作《理窟》與《續理窟》簡介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在近代教會出版業享負盛名，在出版書目的種類和數量上都獨佔鰲頭。和李問漁的其它著述一樣，護教著作《理窟》和《續理窟》均在慈母堂印書館刊印。《理窟》初刻於1886年，1901、1909、1916、1920、1930和1936年一再翻印。而《續理窟》則為李問漁遺著，友人為之搜集編次整理而成⁽¹⁷⁾，至1915年方才問世，1926年和1936年再版。⁽¹⁸⁾

李氏所著《理窟》，蓋取名自北宋理學家張載（1020-1077）之《經學理窟》一書。“理窟”，意指義理之淵藪。⁽¹⁹⁾ 李問漁解釋取名“理窟”原因曰：“蓋自信不文，詞鋒莫競，而理則出自正教，千古不磨也。”⁽²⁰⁾ 李氏將其在1879年《益聞錄》登載的“歷年論說增刪潤色匯積”約百篇而成此書。關於《理窟》梗概，時任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安肅滌和道丁峻所作之序有云：“上溯主宰奇功，下述格致要理，以及彰善惡，易俗移風[……]並引證教中軼事，以明傳教之意。”⁽²¹⁾ 而其大旨意在“以黜邪崇正原始返終為主，與《聖經》所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



[圖1] 聖心報土山灣博物館

為本，大義一以貫通，並無二致”⁽²²⁾。是故，該書為護教之作無疑。

晚清教案頻仍，各類反教謠言四佈。揭帖、謠言中不乏以儒釋道三教為正教，指天主教為外來邪教。民教緊張情勢之下，李問漁所著《理窟》似乎繼承了明末清初中國天主教徒排擊佛老的護教策略。李問漁在自序中抨擊“佛氏尚空無，說多荒誕”，“道家尚仙真，事皆穿鑿”；又指儒家有不足之處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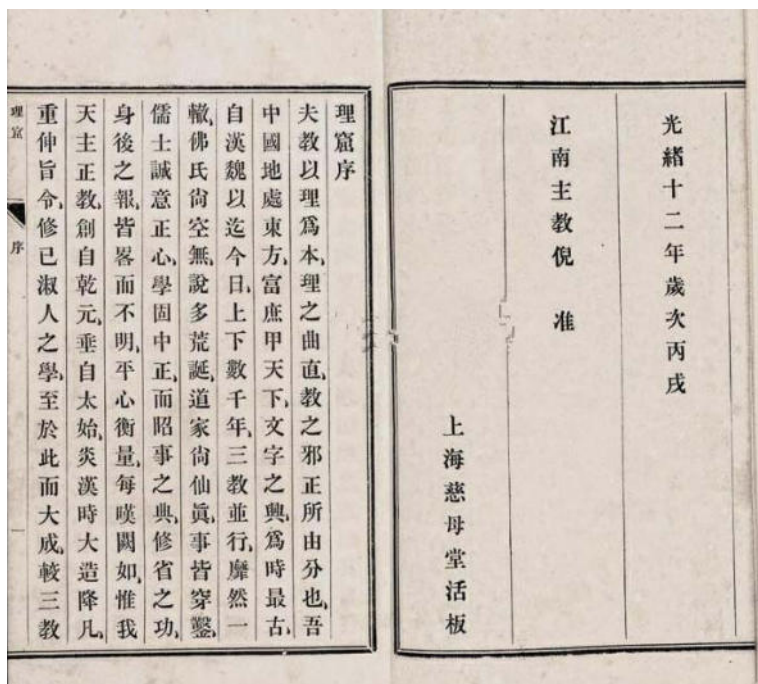
“儒士誠意正心，學問中正。而昭事之典，修省之功，身後之報，皆略而不明。平心衡量，每歎厥如！”⁽²³⁾

明清中國基督神學內涵有其一貫性，即護教著作的對象主要是佛道二教及中國社會的迷信風俗觀念。明清之際，中國天主教徒排擊佛老的護教代表作應為杭州張星曜所著《通鑑紀事本末補後編》。這部手稿反對儒釋道“三教同源”之說，徵引先儒闢佛道之說，以保衛道統。⁽²⁴⁾此一時期，中國天主教徒（Chinese Christian converts）肯定儒家經典的同時，努力尋求儒家與天主教的契合之處。⁽²⁵⁾

張星曜尊崇古儒，斥“今儒”為“俗儒”，提出天主教與儒家之關係為“天學合儒”、“天學補儒”與“天學超儒”。⁽²⁶⁾然而，李問漁成長於天主教信徒世家，“耳濡目染，所知確切，夙欲著一闡道之書，刊行問世”。可見，李氏已然沒有天儒之間身份認同的困惑，因而尋求另一種信仰自覺，即獨尊“天學”：

惟我天主正教，創自乾元，垂自太始。炎漢時大造降凡，重仲旨令，修淑淑人之學，至於此而大成，較三教昉於古人，相懸不啻天壤。⁽²⁷⁾

因之，李問漁著《理窟》，分九卷：“一、主宰論；二、耶穌傳；三、天主教論；四、道教論；五、佛教論；六、儒教論；七、異端論；



[圖2] 〈理窟序〉副本 澳門聖若瑟修院 18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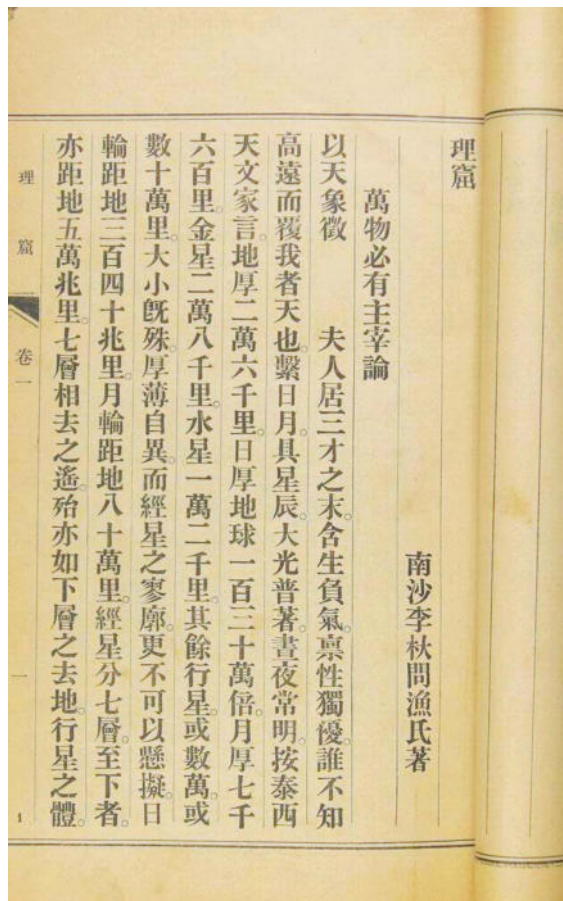
八、魂歸論；九、敦俗說。”《續理窟》雖未分章論說，然則大旨與《理窟》一脈相承。

李問漁於《理窟》自序末尾提示讀者“會其理而略其詞，則崇正絕邪，肇端乎此”，即把握寓意，不必拘泥於字句。護教著述因文辭被曲解在所難免。筆者認為，明清間天主教、儒家和佛教之間的多次辯難，各方都有誤解對方經典的因素在內。現今一批學者宣導“亞洲神學”，提出跨文本閱讀和經典詮釋的研究進路⁽²⁸⁾，關照這一段歷史，必將有助於提高比較宗教研究和宗教間對話的水準。

獨尊天學的文本實踐

李問漁之《理窟》共九卷，兼及天主教、儒家、佛教、道教和中國民間信仰風俗習慣。從分章結構看，作者欲立天主教之論說，破中國儒釋道及民間信仰風俗。言說風格主要採用“論”“辯”、書信答問與“考”等文體，格物以求“真知”。

李問漁的護教著述有着鮮明的時代烙印。咸同以後，全國各省間有教案發生。因中外條約的規制，清廷官方惟有消弭民教紛爭，而反教話語權逐步落入地方士紳手中。士紳興起教難，主要手段即大造謠言，煽惑民人起來打教。士紳作為地方菁英，組織迎神賽會、祭祀祖先的儀式等，熟稔於宗族群居下庶民之民風與信仰觀念，而貧民借此維護宗族和聲望獲得救濟。利用佛道和民間信仰與天主教對壘，張貼匿名(或化名)揭帖、散發反教版畫書冊，製造恐慌，煽動仇恨情緒。縉紳老練地使用此一手法，成功激起暴力衝突，以至打砸搶燒、教民致命。1891年周漢反教案中，〈謹遵聖諭闢邪全圖〉被外國在華外交官、教士和商人視作暴力反教的禍端。⁽²⁹⁾1900年爆發的義和團運動中，相當數量的無辜教民被殺害。李問漁對此尤為關切，專門著有《拳禍記》和《增補拳匪禍教記》。李氏《拳禍記》中云：“從未聞起朝臣。初無二志，以忠義為美名，以宗社為孤注，直至大難不可收拾。”⁽³⁰⁾這裡指的就是鼓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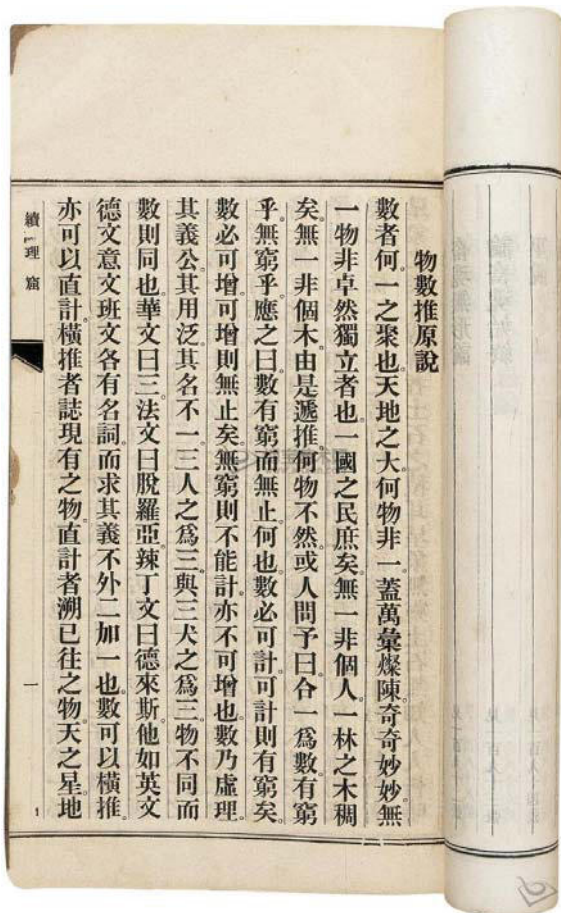
〔圖3〕《理窟》書影

民人鬧教的縉紳，打着“謹遵聖諭”、“扶清滅洋”的旗號以示忠義，利用地方宗族民團力量暴力反教，終釀成流血衝突。總起來看，李問漁除了推理論述天主教教義、鼓動民人崇奉天主教外，假借宣揚西學、闢斥儒釋道和移風易俗的手法護教。

一、寓護教於宣揚西學

李問漁之學識會通中西，並以西學新知闡揚其獨尊耶穌為萬物主宰的神學觀點。論及“萬物必有主宰”，李秋引“天象”(天文)、“輿地”(地質)、“鳥獸”(生物)和“輿論”(歷史人文)以為證。李氏將天文景觀歸因於“極大主宰”：

日生於東，月生於西，雙丸之運行未嘗紊，四時遞嬗未少差，三辰不以常照而失明，列宿不以久懸而或墮，靜言思之，豈不奇哉！



[圖4]《續理窟》書影

夫一椽之屋，非匠不成；一燈之光，非膏不繼。況青冥九野，碧落三霄，其所以覆我者如此其高，其所以臨我者如此其大。苟無有宰制之神，安能致此？⁽³¹⁾

而“輿地”、“鳥獸”和“輿論”亦莫不如此。

然於赫胥黎、達爾文之“進化論”以及嚴復所譯《天演論》，李問漁多次撰文駁斥。除《續理窟》收錄之〈萬物初生不能漸自變類說〉、〈達氏變類之說絕無憑證說〉、〈萬物變類之說不合哲學說〉等多篇外，〈天演論駁議〉為學界熟知。李問漁多次反對和批駁嚴復之天主教禍國論。⁽³²⁾ 嚴復所謂《天演論》有兩個層面，一即生物界，一即社會政治。李問漁持天主教萬物由上帝所造之論和倫理觀，雜糅當時西方科學知識和中國史

事加以附會。達爾文“進化論”謂宏觀而漫長的演變歷程，嚴復轉而用以論證於社會演進。李問漁卻往往以個案駁之，似有意曲解，不免牽強。李氏辯說雖不十分縝密，但彰顯了其竭力維護天主教教理的立場。

二、寓護教於闢斥儒釋道

耶穌乃天主教最重要之神學人物，李氏專闢一卷敘說耶穌生平之故事，並撰四字讚文。該卷將三位一體、耶穌降生、人間神跡、十字架受難、天主無形無聲等教義融匯其中。繼前文打破中國傳統太極為主宰之說，樹立起天主教之主宰的神學形象。接着闢斥佛道二教，涉及釋道源流、科儀法術、神祇、典籍、寺觀等，列舉數十條，夾敘夾議，逐條申辯。各條論說獨立成文，與張星曜之《通鑑紀事本末補後編》頗為相似，此不贅述。

需要指出的是，李氏獨尊天主教，並未絕對排斥儒學經典，更援儒證教。近代中國基督宗教將《聖經》中的“God”譯為“上帝”。“上帝”一詞，多見於古代典籍，意即“一切之主宰”。“上帝”在《聖經》漢譯和接受的過程中，逐步顛覆性地異化為基督宗教的專有名詞。⁽³³⁾ 李問漁亦引四書六經及註疏為證：

上帝之名，出自六經。其義言造化之大元，至尊無偶。雖堯舜湯武之仁，不得僭其號。故《易·說卦》云：“帝出於震。”朱註曰：“帝者，天之主宰也。禮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是上帝為士人所當祈者。”⁽³⁴⁾

援儒證教又見於〈萬物一體辨〉、〈天地元質考〉、〈形天無靈論〉等篇。儒家所謂“五常”，天主教亦從之，且為普遍之倫常真理：

從來上下之分，最嚴且重。父母生我，君吏治我，師傅教我，皆我長也。上主立法，忠孝為本。不忠其君，不孝其親，不敬其師，皆我教之罪人。故善信之士，守法奉公，承歡繼志，遠勝於凡輩，否則名在教，而實不守教，大逆主宰之本心。⁽³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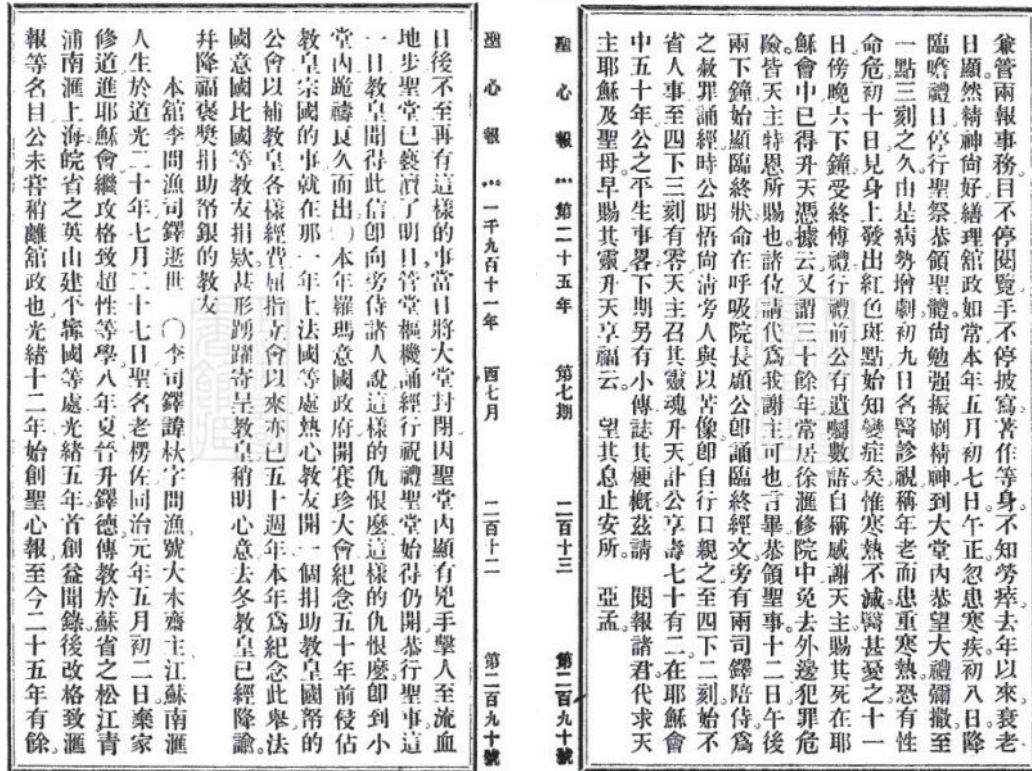
然而，李秋批判性地比附儒學，自然不乏辨析之論。李秋簡述《周易》“太極”概念之衍變，又推理得出“太極不能生物”：

天地萬物皆太極所生，別無元宰。殊不知先靜而後動者，其必自欲動而動，或為他物所動，而不得不動耳。願自欲動者，必先有意；能有意者，必先有知。太極為二氣之理，依附於物，未嘗自立。欲其志意從心，主持動靜，我知其不可。則生物之原，別有所屬，非太極也。⁽³⁶⁾

因而指太極生萬物之說為“扞格之論，欲索解人而不可得者”⁽³⁷⁾。官紳民“報本”，祭祀祖先之儀禮，深受儒釋道文化之浸染。追溯儒釋道之史，李氏認為三教皆不及耶教：“古人如先儒佛老之徒，俱生開闢之後，無歸天之真憑，不

得與主宰同欽，亦不得享我供奉，祀之即為犯誡。”⁽³⁸⁾於民間信仰習俗，他又言：“世俗所尚算命測字擇日相面諸事，荒誕不經。”⁽³⁹⁾

科舉制度下，官紳廣建惜字塔，供奉倉頡、文昌、孔聖等神位，宣揚“敬字惜紙”、重視文教之觀念。鄉間敬字亭等建築乃儒士企圖維護自身的社會政治地位、渲染自我認同而為之⁽⁴⁰⁾，此即文字的不公正性⁽⁴¹⁾。李問漁專闢“惜字之妄”：“緹緇蒲竹，無非日用所資，而何足惜”；“夫紙墨之資，生成美材也；字畫之跡，後起人力也，不以暴殄為不敬。”“惜字之說，不見經傳”；“前代聖賢，並無惜字之說。”李氏又闢斥儒士供奉文昌、孔聖，反詰道：“孔子文昌俱非造字之人也，祭非其鬼，猶以為諂，況奪人之功，以為己力，豈孔子文昌之所為哉”，故後世文人“背棄芳型，偏崇謬論”。文士追逐功名，在於“氣質之精粗”、“致功之勤怠”，否則“終身埋沒於破紙堆中”⁽⁴²⁾。



〔圖5〕《聖心報》之〈本館李問漁司鐸逝世〉文

三、寓護教於移風易俗

清末民初，民眾普遍關注政治變局，而漠視“道德風紀之改良”。李氏友人在整理其遺著後云：“立言本旨要在正風俗、破迷信，貫穿科學，歸本真銓，卓然成一家。”⁽⁴³⁾諸如病家捨醫求神、挖眼剖心之謠言以及風水測字等，也祇有在基層傳教，才有如此細膩的感觸，並在護教著述中充份展現。

李問漁將天主教關於生老病死、婚喪嫁娶的思想觀念匯於護教著述，以期改良社會風俗，是為本書的一個面相。晚清政局劇變，社會風俗隨之改易。《東方雜誌》曾發表社評，提出“改良”的內容，即“上之所操者政，下之所習者俗”⁽⁴⁴⁾。智識分子透過報刊“鼓吹破除迷信、陋俗，暗示地主張科學理性的精神，並且強調‘國家’與‘國民’之間的連結、建立富強國家，以擺脫當前民族困境”⁽⁴⁵⁾。西方教會在華興辦醫院、學校、出版社、孤兒院等社會福利機構，思想學說活躍，社會風尚趨新。民眾的認知空間空前擴大，新知潛意識下轉變為“常識”。報業發達的大城市，人口流動頻率高。報刊走出口岸城市租界，深入內陸腹地⁽⁴⁶⁾，成為獲取資訊的直接來源，陌生人構成的新社會需要傳媒來重新凝結。作為報人的李問漁加入其中，積極撰寫啟蒙文章，責無旁貸。李氏著《拳禍記》首言“拳匪偽術愚人禍國”，再論“拳匪禍教”。

中國天主教信徒摒棄傳統祭禮，“鄉曲小民”常以此誣譏教民“不敬祖宗”，李問漁稱“其言謬甚”。借抨擊厚葬祭祖之“陋俗”，宣揚天主教的敬祖思想觀念，推崇天主教的喪葬儀式。李氏認為：“敬祖之誠，當在實行，不在虛文。[……]以故陳衣薦食，燒楮焚香，皆無用之虛舉。”⁽⁴⁷⁾而天主教“孝親，遠出其右：生則養之，終則哀之。自父母瀕危伊始，積月累年，誦經行禱，立善功，勤施捨，祈大造拯拔其魂，早享上天之福，較之世俗之妄，不亦愈歟”⁽⁴⁸⁾。李氏注意到有喪家停棺數月，遍地尋求風水寶地，“為術士所欺”，靡費不堪。華人身體“不潔”、

居處環境“污穢”、“不衛生”的形象常常見諸報端。⁽⁴⁹⁾長期停靈在屋內，尤其是“窮戶小家，人稠室陋”，如此“在家者染瘟生死同居”，“累年積歲，棺益毀、人益貧”⁽⁵⁰⁾，因故提倡薄葬。

事死如生，慎終追遠，厚葬、祭祀除了盡孝道、感念祖先恩德之外，還有鬼魂信仰的因素在內。《理窟》和《續理窟》於關斥鬼魂信仰着墨甚多。佛教關於人之身後世界與其因果輪迴說密切關聯。善惡報應，六道輪迴。人死後會因生前作為入三善道(天道、人道、阿修羅道)或三惡道(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李杓在《理窟》第五卷中一一申斥。然儒學《易經》、《左氏春秋》亦言魂，“死亡曰埋魂”，“人各一魂”，“陽氣為魂”，“人死魂散”。⁽⁵¹⁾人死又為鬼，鬼乃邪神。民間喪儀上道人寫鬼字畫鬼像、鬼符(如破血湖儀式中的地獄厲鬼像)，行通鬼之術(如，關亡)、禳鬼之儀。借由符術“非常”之力，溝通、剋治仙界或精鬼界，維持世間或身體的平衡。⁽⁵²⁾供奉、祭拜祖先的靈位，族人認同祖先已化為庇護家族之神。庶民“稍受風寒感冒，不思就正於醫，輒欲求祐於鬼”，或延請道人畫符治病、僧人作法招魂驅鬼，“乞鬼陰助”，或投錢給“某寺之佛”，或備菜供奉“某廟之神”。世人既懼怕邪鬼，又期求得到鬼神和祖先鬼魂的庇祐。“蘇俗治病不事醫藥，妄用師巫，有‘看香’‘畫水’‘叫喜’‘宣卷’等事，惟師公師巫之命是聽”。⁽⁵³⁾“吳俗尚鬼，病必延巫，謂之‘看香頭’。”⁽⁵⁴⁾然而，此種包含迷信思想的“中醫”療法亦為當時的醫學傳教士所詬病。⁽⁵⁵⁾民人還會把罹患疑難雜症歸因於品行不端⁽⁵⁶⁾，不願與鄰人知曉，求助於僧道，延誤病情。

晚清報界亦有宣導“文明結婚”的新式婚禮。《女子世界》曾登載復旦公學學生張鞠存之妻王忍之擬入務本女學堂讀書的消息⁽⁵⁷⁾，且婚禮儀式簡化為奏唱新婚專用樂歌、介紹人宣讀證書、來賓演講等⁽⁵⁸⁾。關於家庭婚姻，李氏提倡一夫一妻，反對休妻。天主教視婚姻契約為聖事，神聖不可拆散，彼此信實，絕對單一。孔孟



〔圖6〕《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封面

休妻，後人列舉七種情形可出妻。李問漁不以為然，謂伉儷之間，“五者為重”，即情義、蓄養、儀表、教子、貞靜。⁽⁵⁹⁾又提倡男女平等，反對買賣奴婢、溺死女嬰。⁽⁶⁰⁾婚姻自主，女性可守貞不嫁。創立女學，提高女性受教育水準。⁽⁶¹⁾

結語

李問漁的護教論說以《理窟》和《續理窟》為代表。與明末清初純宗教對話式的天主教漢語神學著作比較，李著有着鮮明的時代特性和濃厚的鄉土氣息。李氏獨尊天學，雖引儒學經典為證，亦以順應和服務於論證天主教神學思想和道德倫理的合理性。李著豐富了漢語神學護教著作的言說風格，雜以西方新學，闢斥儒釋道，宣導移風易俗。雖不乏牽強附會之說，然於宣揚天主教教理、開啟民智、改良社會風尚有着積極效用。兩部護教著作既是李問漁江南傳教實踐見聞的寫照，也反映了晚清公教作家溝通中西、革新社會風貌的博大情懷。

【附錄1】：《理窟》目錄

卷一〈主宰論〉：

萬物有主宰論－主宰無形論－六經上帝與天即言主宰－萬物一體辯－太極不能生物論－天地元質考－形天無靈論－地與無靈論－地中異石考－地震解

卷二〈耶穌論〉：

耶穌傳－耶穌讚

卷三〈天主教論〉：

耶穌為主宰降凡論－耶穌推廣天主教說－答張仁山問教律書－天主教非西洋教說－讀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書後－天主教為主宰真教說－天主教化俗論－天主教被誣辯－教士不娶論－天主教禁娶妾論－天主教禁出妻論

卷四〈道教論〉：

老子譜系考－道教本旨考－道教起源於黃老辯－書張道陵傳後－仙人辯－八仙考－屍解考－論養生－論道家理所－論道士－齋戒論－符篆論－道場論－道家上帝辯－城隍神論－西王母考－三清辯－關壯繆論－張仙考－王靈官考－書三茅君傳後

卷五〈佛教論〉：

佛考－千佛論－論佛性－劫數辯－佛法入中國考－論闢佛－觀世音論－僧考－方丈說－尼說－僧衣考－參禪辯－梵書考－佛說觀無量壽佛經書後－誦佛經論－佛經須彌山辯－塔考－釋家道場



說 - 因果無憑論 - 天道辯 - 人道辯 - 阿修羅道辯 - 畜生道辯 - 餓鬼道辯 - 地獄道辯 - 地獄問答 - 戒殺生論 - 放生論

卷六〈儒教論〉：

儒教論 - 古儒真訓多失傳說 - 歷朝遺書考 - 大學中庸考 - 孟子考 - 毛詩論 - 小戴禮考 - 今儒論 - 文昌主科第辯 - 三教堂論

卷七〈異端辯〉：

風水論 - 論測字 - 相術論 - 論推命 - 擇日論 - 祀竈說 - 回煞辯 - 雷齋辯 - 烏鵲吉凶辯 - 燒衣燒紙論

卷八〈魂鬼論〉：

原魂 - 人各一魂說 - 陽氣為魂辯 - 人死魄散辯 - 說鬼 - 病家捨醫求神說

卷九〈敦俗說〉：

論女子守貞不嫁 - 創立女學論 - 溺女論 - 保嬰說 - 購買奴婢說

【附錄2】《續理窟》篇目

編號	篇名
1	物數推原說
2	太極非生物之原惟為物之原質論
3	萬物初生不能漸自變類說
4	達氏變類之說絕無憑證說
5	萬物變類之說不合哲學說
6	物無化生之理說
7	猴不能變人論
8	植動物生動之原不出於元質論
9	元質非自有論
10	萬物受生於神靈論觀萬物之妙知必有造物主亨毒說
11	天皇地皇人皇辯
12	萬民同祖論上
13	萬民同祖論下
14	盤古論
15	生民以來年數考
16	論人生當以欽崇主宰為首務
17	欽崇主宰不可無禮論
18	天下必有真教論
19	天下真教獨一無二論
20	論真教非主宰不能立
21	論辨教三法說
22	靈跡解
23	主宰立教必有奇大靈跡說
24	靈跡不可輕信說
25	預告後事足徵真教說
26	論人不奉真教之非

27	立國不可無真教說
28	國富強必須崇真教說
29	真教十誠說
30	苦口語
31	挖眼剖心辯
32	辨雍陽逸士弭闢教堂之患說
33	蘇報教案論書後
34	辨蘇報大乖教旨一則
35	讀五洲教務論書後
36	教育與宗教不可混為一論書後
37	宗教與新學柄鑿不相容辯
38	辨滬報民教論
39	駁新聞報五茸秋訊之非
40	讀國風報羅馬教皇之將來論書後
41	前題續
42	求雨論
43	論占夢
44	釋相
45	齋素論
46	雷擊惡人辯
47	停棺不如薄葬說
48	龍王論
49	棉花生日辯
50	古人狂言述
51	論性
52	人心道心論
53	作事宜憑良心說
54	傲為首惡論



55	戒淫說
56	論淫詞小說之害
57	論淫戲之害
58	釋懶
59	戒醉酒說
60	釋怒
61	論妒
62	戒貪財說
63	論施捨
64	戒裸體說
65	慎言說
66	天下通病說
67	原勇
68	百事空虛說
69	古今大戲場說
70	名譽富貴非真福說
71	地獄說
72	天神論
73	中國宜創恤醫院議
74	郊天論
75	救護日月食論
76	惜字論上
77	惜字論下
78	論訂婚
79	交友論
80	冥資助賑贅言
81	彗字非妖星論
82	世外有無生人論
83	延壽說
84	論祭祖
85	論主傭人之責
86	利弊論
87	心有怪疾說
88	招生人之魂論
89	招死人之魂說
90	論冥婚
91	魂不飲食論
92	陳氏靈魂學辯
93	人死為鬼辯
94	鬼無形聲說

95	論惡鬼多能
96	邪鬼誘人作惡論
97	論鬼病
98	論畜魂
99	畜魂無靈論
100	畜魂無形論
101	論畜魂始終
102	巫說
103	萬國文字同異考
104	釋夢
105	釋魘
106	教瞽食力說
107	閱書宜知辯理說
108	多設公書室議

【註】

- (1) 中國基督教歷史文獻整理主要有：鄭安德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彙編》，北京：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2000年；鐘鳴旦與杜鼎克合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2年。華人天主教徒及其著述研究代表作有：孟德衛：《被遺忘的杭州天主教徒：張星曜》(The Forgotten Christian of Hangzhou),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1994；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臺灣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李熾昌、李天綱、孫尚揚編《文本實踐與身份辨識：中國基督徒智識分子的中文著述（1583-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李天綱編《基督教文化評論——明清時期的漢語神學》，香港：道風書社，2007年。
- (2) 學界關於李問漁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方豪〈李杕〉，《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284-288；雷立柏(Leopold Leeb)：《論基督之大小：1900-1950年華人智識分子眼中的基督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182-196；Joach Kurtz, "The Works of Li Wenyu (1840-1911): Bibliography of a Chinese-Jesuit Publicist", 《或問》，2006年，總第11期，頁149-158；徐華博：《李問漁與近代西學傳播》，杭州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 (3) 李曾耀編《李氏家乘》，轉引自徐宗澤：〈李問漁司鐸家屬訪問記〉，《聖教雜誌》，1936年第12期，頁730。
- (4) 李問漁：《理窟·序》，上海：上海慈母堂，1886年，頁1。
- (5) 李曾耀編《李氏家乘》，徐宗澤：〈李問漁司鐸家屬訪問記〉，頁731。
- (6) 方鴻鑑等修、黃炎培纂《川沙縣志》第13卷，上海：上海國光書局，1937年，頁2。



- (7) 晁德蒞，字敬莊，意大利那不勒斯耶穌會士，後轉入法國耶穌會。1848年來華，居於徐家匯，在江南地區傳教。
- (8) 馬學強：〈“素為滬地教會中學之冠”——近代上海徐匯公學研究〉，《史林》，2010年第6期，頁2。
- (9) 方豪：〈李秋〉，《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284。
- (10) 徐宗澤：〈李問漁司鐸逝世二十五週年紀念〉，《聖教雜誌》，1936年第12期，頁724。
- (11) 熊月之：〈從晚清“哲學”譯名確立過程看東亞人文特色〉，《社會科學》，2011年第7期，頁145。
- (12) 〈追悼李問漁司鐸〉，《善導報》，1914年，第11期。
- (13) Joachim Kurtz: “The Works of Li Wenyu (1840-1911): Bibliography of a Chinese-Jesuit Publicist”，《或問》（日本），2006年，總第11期，頁149
- (14) 徐宗澤：〈李問漁司鐸逝世二十五週年紀念〉，《天津益世主日報》，1936年第25期，頁591。
- (15) 李問漁：〈李公問漁書劄〉，《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五冊），臺北：輔仁大學神學院，1996年。
- (16) 徐宗澤：〈李問漁司鐸年譜〉，《聖教雜誌》，1936年第12期，頁729。
- (17) 《續理窟》吳馨序，頁1。
- (18) 北京國家圖書館收藏有《理窟》和《續理窟》，均為1936年版；本文徵引《東傳福音》（合肥：黃山書社，2005年）收錄之《理窟》1920年版、《續理窟》1926年版。
- (19) 周萍萍：〈從新發現的資料解讀英欽之的早期思想〉，《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1期，頁128。
- (20) (23) 李問漁：《理窟》自序，頁3；頁7。
- (21) (22) 李問漁：《理窟》丁峻序，頁2；頁3。
- (24) 吳青、陳煥強：〈一部澳門所藏清初天主教史籍珍本——張星曜與《歷代通鑑紀事本末補後編》〉，《文化雜誌》，澳門文化局，2011年冬季刊，頁139。
- (25) 李熾昌：〈跨文本閱讀策略：明末清初中國基督徒著作研究〉，《文本實踐與身份辨識》，頁36。
- (26) 肖清和：〈張星曜與《天儒同異考》——清楚中國天主教徒的群體交往及其身份辨識〉，載《天主教研究論輯》第4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頁166-220。關於“合儒”“補儒”“超儒”的護教思想與策略研究另可參見朱昌榮：〈晚明社會變遷與思想領域幾個重大問題的檢討〉，《中國史研究》（韓國），2011年第4期，頁255-263。
- (27) 李問漁：《理窟》自序，頁7-8。
- (28) 參見 Sebastian C.H.Kim, ed., *Christian Theology in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29) 關於〈謹遵聖諭開邪全圖〉與1891年長江教案風潮參見：The cause of the Riots in the Yangtse Valley: a “Complete Picture Gallery”, Hankow: Hankou Mission Press, 1891; North China Herald, “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 With an Appendix”, Shanghai: North China Herald, 1892.
- (30) 李問漁：《拳禍記·序》，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05年，頁1。
- (31) 李問漁：《理窟》卷一之〈以天象徵〉，頁1下。
- (32) 王天根：〈《天演論駁議》：科學與宗教視野中的進化論批判〉，《史學月刊》，2007年第7期，頁93-94。
- (33) 趙曉陽：〈譯介再生中的本土文化和異域宗教：以天主、上帝的漢語譯名為視角〉，《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頁81。
- (34) 李問漁：《理窟》卷一之〈六經上帝與天即言主宰說〉，頁5下。
- (35) 李問漁：《理窟》卷二之〈答張仁山問教律書〉，頁5下。
- (36) (37) 李問漁：《理窟》卷一之〈太極不能生物論〉，頁7上；頁8上。
- (38) (39) (47) (48) 李問漁：《理窟》卷三之〈答張仁山問教律書〉，頁5下；頁5下；頁6上；頁6上。
- (40) 費孝通、吳晗等：《皇權與紳權》，上海：上海觀察社，1948年，頁16-19。
- (41) 王銘銘：〈文字的魔力：關於書寫的人類學〉，《社會學研究》，2010年第2期，頁48-49。
- (42) 李問漁：《續理窟》之〈惜字論〉（上、下），頁295-301。
- (43) 李問漁：《續理窟》吳馨序，頁3。
- (44) 孟晉：〈社說，論改良政俗自上自下之難易〉，《東方雜誌》，1950年，第1期，頁1。
- (45)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智識分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年，頁252。
- (46) 孫燕京：《晚清社會風尚研究》，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4年，頁191。
- (49) 胡成：〈“不衛生”的華人形象：中外間不同的講述——以上海公共衛生為中心的觀察（1860-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6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年，頁1-43。
- (50) 李問漁：《續理窟》之〈停棺不如薄葬說〉，頁195-196。
- (51) 李問漁：《理窟》卷八，第1上至第9頁上。
- (52) 李豐楙、張智雄：〈書符與符號：正一符法的圖像及其象徵〉，《（臺灣）清華學報》，2010年9月，新40卷第3期，頁331。
- (53) 曹允源等編《吳縣志》第52卷下〈“風俗”（二）〉，蘇州：文新公司，1933年，頁14上。
- (54) 《筆記小說大觀》（第21冊），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頁361下。
- (55) 陶飛亞：〈傳教士中醫觀的變遷〉，《歷史研究》，2010年第5期，頁66。
- (56) 梁其姿：《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77-178。
- (57) 〈文明結婚〉，載《女子世界》，1905年8月17日。
- (58) 夏曉虹：〈晚清女報中的樂歌〉，《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頁24-25。
- (59) 李問漁：《理窟》卷三之〈天主教禁娶妾論〉、〈天主教禁出妻論〉，頁31下至頁34下。
- (60) 李問漁：《理窟》卷九之〈溺女論〉，頁8下至頁12上。
- (61) 李問漁：《理窟》卷九之〈創立女學論〉，頁2下至頁8下。